

嬴政

霸拥天下

毕四海二

寒山编



秦始皇

西苑出版社

霸拥天下

寒山编

嬴

政

秦始皇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霸拥天下——秦始皇嬴政/寒山编.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80210 - 629 - 1

I. 霸… II. 寒… III. 秦始皇 (前 259 ~ 前 210) —传记 IV. K827 = 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4442 号

霸拥天下——秦始皇嬴政

编 著 寒山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 话: 010 - 88624971 传 真: 010 - 88637120

网 址 www. xycbs. com

E - mail: xycbs8@126. 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10 - 629 - 1

定 价 29.8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姓嬴，名政，秦庄襄王之子。公元前 259 年出生于赵国首都邯郸，公元前 247 年，秦王政 13 岁时即王位，公元前 221 年统一中国，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东巡途中驾崩于沙丘。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少年时期的嬴政是在赵国都城邯郸作为人质的儿子艰难度过的，此时异人经吕不韦从中斡旋已然回到秦国，并认华阳夫人为母，经过多次政治斗争终于获得了华阳信任，吕不韦又花费大量精力与金钱将赵姬母子接回秦国，从此赵政开始了他在秦王宫里的政治生涯。秦庄襄王三年（前 247），秦庄襄王驾崩，赵政即位为秦王，并尊吕不韦为仲父。公元前 238 年，秦始皇在雍城蕲年宫举行冠礼。随后铲除嫪毐叛乱，免除吕不韦的相职，任用尉缭、李斯等人。

秦始皇亲政后，听取李斯进献的灭六国的建议，着手规划统一六国的大业。自前 230 年至前 221 年，秦始皇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离间、合纵连横的策略，发动秦灭六国之战。先后于秦始皇十七年灭韩、十九年（前 228）灭赵、二十二年（前 225）灭魏、二十四年（前 223）灭楚、二十五年（前 222）灭燕、二十六年（前 221）灭齐。终于建立起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

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一文字，使其成为一个民族的基础；废分封，立郡县；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在商业上大大便利国内交流；车同轨，道同距，修建秦直道大大便利国内交通；焚六国史书，客观来讲统一了思想，避免因为历史问题而导致国家分裂；修建灵渠，加强了对珠江流域的控制，并使该地



秦始皇嬴政

区永远成为中国的版图；修建长城，使其成为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天然分界，长城长期成为国界；北击匈奴，夺回河套地区，并使该地区永远成为中国的版图。由于这些措施，使得秦始皇成为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

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死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终年五十岁。或许秦始皇注定是一名历史上的争议颇多的人物，他的死如他的身世以及此雄才大略，同样引起了后人的争议。目前史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说死于疾病，一说死于非命。不管怎样，秦始皇都是一位开天辟地、顶天立地、惊天动地的大英雄。他用自己全部的生命能量建立了一个矗立于天地间的多民族统一的帝国，他的生命是一首史诗！自秦始皇，有了亘古不衰的一统华夏，有了自强不息的泱泱中国，秦始皇为大中华奠下了一个辉煌的根基。

本书利用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多视角、多角度地再现了一个有“个性”的秦始皇；客观介绍秦始皇的一生，品评他的功过得失时。图文并茂，资料翔实，生动感人，引人入胜。

编者
2010 年



目 录

第一章	横空出世	(1)
第二章	少年君主	(15)
第三章	亲定上党叛乱	(26)
第四章	不韦败亡	(35)
第五章	灭韩亡赵	(57)
第六章	进军燕都 水淹大梁	(102)
第七章	平定荆楚 智取临淄	(117)
第八章	称帝始皇 制度创新	(128)
第九章	北伐匈奴 南平百越	(171)
第十章	徐福东渡 求仙真相	(193)
第十一章	大兴土木建阿房宫	(223)
第十二章	偏爱法家 焚书坑儒	(242)
第十三章	沙丘之变	(260)
第十四章	二世而亡的大秦帝国	(308)



第一章

横空出世

公元前 259 年正月，远方传来阵阵清脆的儿啼，这哭声流经影子老人的耳畔又荡漾于浩渺太空，与霏霏皑雪相融，天地一片静美。影子老人抚捋花白长须，仰天长叹，也许他感觉到了某种神灵的启迪。

凝思，长久地凝思，然后解下行囊，疾笔书道：“……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尤其是在异国他乡充做人质的秦王子嬴子楚之家，其滋味倒颇值咀嚼，因为在我们这个浓郁大男人至上的传统国度里，有了儿子，就等于有了生命的延续，有了兑现理想的希冀，有了通向未来的锁钥。起码说，它可以唤起理想之梦的热力与摆脱困境的信念。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兴奋得足以让嬴子楚忘却所有烦恼。以前，他“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饱尝寄人篱下的白眼；如今他似乎可以堂堂正正地做男子汉，不必再相伴青灯排遣人生苦涩感伤，不必再从那些怀有敌意的赵国人眼前丧犬般地走过。好像他落难悲苦的光阴即将流逝，一颗璀璨的星辰划破夜幕，绽放耀眼光彩。生命变得厚实，心灵糅进活力。

又传出一阵轻盈的啼声，惊扰了正憧憬未来的嬴子楚。我想他一定忍不住去瞥一眼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儿子。儿子确实可爱。圆润的脸蛋，炯炯有神的眼睛，特别是向外四溢着股股逼人的英气，与貌似平常的父亲截然不同。

儿子的身边是母亲赵姬，一位才貌出众能歌善舞的艺妓。她看上去太富于水性杨花，一双撩人的双眸常使男人们驻足品赏，甚或溢出一缕贪婪的淫光。但赵姬毕竟是温柔可爱的妻子，一句体贴入耳的娇嗔，一曲娓娓动人的弦歌，曾多少次使心灰意懒的秦王子从怅惘的泥潭中拔出，又扬起自信的帆帆。

温柔的女人再加上可爱的儿子，落难王子那茕茕孑立的生活顿时五彩斑斓。这时，如果他再想起那位经常到这里走动的濮阳大商贾吕不韦，会



秦始皇嬴政

打心眼里升起一股奔放的热流。真该特别感谢吕不韦呀，是他允诺要竭力帮助赢子楚摆脱目前的困境，当然还有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秦国国君的宝座。

该给儿子起个名字了，公子赢子楚虽出身于显贵家族，但遗憾的是，他却不怎么识字，儿子是正月里出生的，那就叫“政”吧，至于姓，他本应该姓嬴——那是当年舜帝赐封的姓，高贵而典雅。然而或许是身处异域，为谄媚赵国的缘故，所以嬴姓改称赵姓。好在嬴、赵两氏有过同宗共祖的血亲，无损先祖列宗的体面。再至于后来大史家班彪口口声声“吕政”，则纯粹处于一时的泄忿，嘲弄、揶揄自不待言。

跟妻子相识是在赵国大富商吕不韦的生日宴会上。吕不韦广撒请帖，所请的宾客包括了赵国所有政要、学者名流、富商巨绅，还有各国的外交使节。当然各国质子是外交使节中最主要最尊贵的客人。

秦国是强国，而且是现存燕、赵、韩、魏、齐、楚、秦七国中最强的国家，但由于近年来六国联合的结果，他每到一个国家，看到的都是充满悲愤的脸孔。很多人见他来，更是老远就躲开，连同样在赵当质子的其他国家的王孙公子，对他也都是内心疑惧，外表冷漠，如今赵秦数十万大军在长期对峙，战争随时一触即发，他这个质子更是难当。

所以，他在这里没有朋友，虽然他是强国派来的质子。另外，他比哪个在赵各国的质子都穷，就是别人不排斥他，他也无法参加他们之间的交际活动。

因此，他在这里是孤单寂寞的，不但没有知己之交，连酒肉朋友也没有一个。

吕不韦宏伟的巨宅，占了几乎半条东正街，庭院星罗棋布，亭台楼榭争奇斗巧，僮仆婢女有数百人之多。

在赢子楚车子抵达时，门前早已挤满了车马，人声沸腾，有如闹市，忙碌的人们进进出出，和周围的寒冷死寂相比，形成另一个世界。

整个大宅院到处张灯结彩，进门处更是搭了一座数丈高的大牌楼，显得气势雄伟。

赢子楚下了车，早有迎宾上来接待，得知是秦国王孙后，赶快带向大厅。

丝竹乐队吹弹出悠扬的迎宾曲，吕不韦也亲自到大厅门前迎接。吕不韦不断上下打量着赢子楚，眼中露出异彩，迎着吕不韦逼视的目光，赢子楚不自禁的想起身上的狐裘早已显得陈旧，忍不住低了低头。

他也打量了一下吕不韦。今天是他三十五岁的寿辰，但似乎是因保养得法，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白里透红的脸，带着几分俊秀，虽然留着三绺清发，但还看得出年轻时是个美男子。



他身穿一件白狐裘袍，头戴黑色貂皮暖帽，飘逸潇洒，有如玉树临风，与嬴子楚想象中的大富贾形象，一点都沾不上边，他不像商人，反而像一介儒生。

嬴子楚要行礼拜寿，吕不韦连忙阻止，口里连声说道：

“小人贱辰，本不敢劳动世子，只是想藉此机会瞻仰一下世子玉颜，并欢聚一下，里面请！”

吕不韦将他引进一间精致小客厅，只见厅内设有八个席位，分成东西向，中间没有主位，这是吕不韦表示不敢僭越，因为这处小厅的客人包括赵国太子和其他六国质子，他只能在主人席位末位相陪。

小客厅和外面大客厅相连，不过要登阶而上，而将前面的锦绣帷幕一拉，则完全隔绝。

小厅布置精巧，周围都是各种姿态的玉石美女雕像，手中执着小儿手臂粗的蜡烛，将室内照亮得和白昼一样，四壁都嵌着多宝格，上面各色各样的珍奇珠宝，在烛光下晶莹夺目，闪闪发亮。

数千人的宴会，处理得井井有条，嬴子楚看了，不禁暗暗在心中佩服，吕不韦不但有经商才能，在御众的事上，更显出超人的本领。

吕不韦在门客的拥卫下，先到各设筵处，敬了一杯酒，接受了无数声恭贺欢呼，接着又到大厅内一一敬酒，接受寒暄道贺。这时他已饮下数十杯酒，可是脸色反而由红转青，一根由眉心直通额上发际、平时看不太出的青筋，此时微微凸起，不断跳动。

最后他独自回到小客厅，要两名俏丽婢女将帷幕拉上，厚厚的锦绣帷幕缓缓向中间相合，将外面的嘈杂和歌舞丝竹乐声全关在帷幕外。

嬴子楚和其他公子不自觉的视线都射向帷幕外，似乎有点可惜看不到大厅内的精彩节目。

“各位公子，”吕不韦笑着说道：“外面的粗俗音乐，庸脂俗粉，不配各位欣赏，为了表示对各位公子的敬意，不韦将把最好的呈献出来。”

果然，八个席位，分由十六名绝色美女侍候，斟酒布菜，剔刺去骨，莫不伺候周到，体贴入微。更难得的是，十六名美女高矮纤肥几乎完全相似，看得出是精挑细选，刻意选出来的。面目虽相异，但各有各的特色和个性美，审美观再强的人也难分出高低。

嬴子楚不时打量四周，目光总是被这些美女所吸引，厅内的匠心设计和那些奇珍异宝摆设，在这些美女的艳丽光辉映照下，全都显得黯然失色，银爵玉盘精致，更是微不足道了。

屏风后面的暗间里，传出轻柔的乐音，声音不大，但嬴子楚听得出乐器众多，是个大编制的乐队，而且奏的正是秦国宫廷用餐时的膳乐。

嬴子楚先是一惊，一介商人怎敢僭用宫乐，这是抄家灭门之罪，但再



秦始皇嬴政

一想，这是赵国而不是秦国，他不禁哑然失笑。

乐声停止，室内一片沉静，众人的视线都转向屏风口，过得片刻，两名俊妾抬着一张雕镂精致、碧玉桌面的几案出来。

众人在失望之余，一阵哄笑声起，目光全都转到吕不韦的身上，似乎都在问，这镶金嵌玉的沉香木几案，也许是价值不菲，但能算是你吕不韦最珍贵的宝藏？

据传说，吕不韦有次为了和一个齐国盐商斗富，五尺高、完美无缺、价值百万的珊瑚树，都像敲糖人一样，三下两下敲得粉碎，脸上连一点惜意都没有，这张几案会有什么奥妙？

接着，又有两名艳妾小心翼翼的抬出一张古琴，其中一人用衣袖擦拭原已光洁如镜的案面，然后再轻巧地放好。

众人中赵太子精通音律，也最识货，他又是坐在西席首位，看得也最为清楚，他忍不住大声惊呼：

“焦尾琴！”

在场都是王孙公子，当然都听过这个名字，也都恍然大悟，焦尾琴的确称得上是无价之宝。

“的确，这项绝世珍宝当得吕先生宝藏之最了！”赵太子极口称赞，带头站起来到中央几案前，抚摸审视名琴。

其他人也跟着围上来观看，七嘴八舌批评赞赏和触摩。

只有赢子楚坐在席位上不动。

吕不韦稍露惊诧的看了赢子楚一眼。赢子楚装着没看见，仍是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

各位公子在赞叹声中回到自己的席位以后，吕不韦轻描淡写地问赢子楚说：

“难道此琴就不值公子一观吗？”

“我的看法是这琴还谈不上是吕先生珍藏之最。”赢子楚笑着说。

“公子的理由呢？”

“琴的功用发出美妙的乐音，不然只是一段死木头而已，所以依在下的判断，吕先生最宝贵的应该是能使此琴发挥极致的人！”赢子楚徐徐说道。

吕不韦先是一怔，随即仰首放声大笑。

“高明！高明！不愧是上国公子！”

一位丽人在两名俏妾的扶持下，走出屏风，室内仿佛又突然一亮，众人的眼睛也跟着发亮起来。

她身材硕长，体态丰盈，却有着一束只能盈握的细腰。她脸上未施一点脂粉，肤色在灯光下却比玉还光润白皙。除了挺鼻、殷红小嘴外，最奇



特美妙的是两道长眉直插入鬓，未经描尽，自然漆黑闪亮。

她丰满，却长着一副瓜子脸；她硕长，却步履轻盈得像猫一样；她神情严肃，但举手投足之间，却会勾起男人最基本的欲念。她发髻上只有一根玉簪，却比满头发饰更引人注目。

然后，她在几案前坐下来，先是挑捻几下，调整了一下琴弦，就只这几声，精通音律的赵太子就不自觉地惊叹了一声：“好！”

接着她不急不缓的弹奏起来。抑扬起伏，琴声铿锵，将整个客厅笼罩在美妙的琴音中。

赢子楚不懂音律，对音乐一向只是直觉欣赏。在秦国，王孙公子自小受的是法家教育，讲求的是如何治国齐天下以及穷研兵法，学习行军布阵，以备异日统兵作战。

秦国宗室没有特权，不立军功，就会在宗室簿上除籍，因此，音乐只是他们酒酣耳热助兴发泄的工具，连带乐工歌女和舞伎，莫不如此，听音乐的时候，他们耳中根本就没有音乐，更别说用音乐来调剂心灵了。

开始时，他看到燕世子喜正襟危坐，凝神而听，以及赵太子闭目击节，一副悠然神往的姿态，不禁有点好笑，但逐渐，玉姬那双在琴弦上轻挑慢捻或急促移动的手，吸引了他的注意。多白皙的手！柔软似若无骨，润滑晶莹美得找不出一丝瑕疵，但抚在琴弦上时，却是那样有力，每一个琴音似乎都扣动着他的心弦。

又逐渐，他不知不觉竟已沉醉在她的眼波之中。

虽然她灵活的眼睛似乎照亮到室中每一个人，但他发觉到，大半的时间，她的目光是停留在他身上的。眼中带着妩媚，也含着几许的笑意。

她在注意他对琴音的反应，仿佛也发觉到他根本不懂音乐，她对他是另一种酒，他醉的是她本人，而不是琴声。

不错，她对他是种美酒，神奇的美酒，他看她弹琴，可以无所顾忌的直瞪着她看。此刻，他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忘掉所有漂泊在异国的寂寞和苦闷，他是秦孝公的子孙，虽然不是嫡系，但他的血管里流有他的血液，秦孝公可以将秦国从一个边疆小国，变成天下舞台的主角，他为什么要一直为是庶出而自卑？

怎么说他的父亲安国君是太子，秦国国君的位置，对他来说，并不是完全不可及的！酒能使人做平时不敢做的，想清醒时不敢想的，而美女是男人最醇最烈的酒。

时时注意着他的那双妩媚大眼，突然闪起异样光彩，他自己也发觉到，他的精神振奋，外表也一定变得不再畏缩颓唐，而使她刮目相看。

就在他胡乱遐思中，琴声戛然而止，众人都击案喝采，只有他茫然未动。



秦始皇嬴政

吕不韦微笑地看着他，他才觉察到自己失态，随便鼓了几下掌。玉姬在此时开口说：

“秦公子也许对贱妾所奏靡靡之音听不入耳，现在我弹一段楚大夫屈原所作的《国殇》，这套曲和辞，据说在秦国很受欢迎，不知是否？”

玉姬人美，声音更美，莺啭似的声音听得嬴子楚失神，不知如何作答。

琴弹到此，琴弦忽断，歌唱完时，声也呜咽，玉姬忍不住以袖遮脸拭泪。

嬴子楚感动得满脸泪痕而不觉。

世子喜则在一旁带点解围的口气说：

“按照赵国的风俗，歌者指明为某人献歌，受歌者理当给点采头，公子却连掌都未鼓一下。”

嬴子楚哦了一声，摸摸浑身上下，实在没有一样珍贵物品，给钱未免太俗气，唐突了这样的美人，最后他摸到腰带上的那块玉珮，这是他父亲安国君送给他生母夏姬初夜定情之物。在他首次出外当质子时，夏姬将这块玉珮郑重地为他挂在腰带上，叮嘱着说：

“儿子，历代秦国出外当质子的，不是被杀，就是长年滞留在外，很少能安全回到国内定居，假若你在外遇到适当中意的女子，就用作品礼好了。”

那年他只有十二岁，母亲言犹在耳，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他却越来越不得意。

他茫然的取下那真玉珮向身后的侍妾示意，侍妾取来一只玉盘，盛着玉珮送给玉姬：

“这是秦公子赏的。”

玉姬来到他席前下跪，叩头道谢，嬴子楚连忙扶起，手触及到她的柔荑时，不禁全身都颤抖了一下。

其他公子也在一旁鼓掌哄笑凑趣，纷纷摸出珠宝要身旁侍妾拿到玉盘里。

玉姬一一叩谢，最后告辞入内。

接下去另有歌舞节目上场，吕不韦也一再劝酒，但歌者自歌，舞者自舞，嬴子楚全不知道场内在进行些什么。

他只不时将双手轮流放在鼻前深深地闻着，因为手指还留下玉姬的余香。

三个月来，嬴子楚都处于失魂落魄状态。

他耳畔始终萦绕着那晚的琴声，有事无事都是如此。

他眼前不断出现玉姬那双白皙春笋般的手，日间、夜间、梦中、清



醒，只要他闭上眼睛，那双手就会在他面前摇动，还有那对明媚的大眼。

尤其是那眼神所流露出的神情，怜惜中带着鼓励，这是多年来他从未见过的。

直到有一天吕不韦求见，吕不韦盘膝坐在客厅，今天穿的是一件灰色夹衫，更显出他的飘逸潇洒。

嬴子楚走进客厅，吕不韦起身想行平民见贵族的跪拜之礼，却一把被嬴子楚拉住，最后行宾主之礼，吕不韦坐在上位。

赵升献茶后退出，两人寒暄后，一时找不出话说，沉默了很久。嬴子楚想问他今天的来意，也想顺便问候一下玉姬，却开不了口。最后吕不韦抚弄了一下他的三绺青须，毅然地说道：

“刚才我进门的时候，看不到什么僮仆，这么大的宅第，是否嫌冷落了一点？”

嬴子楚苦笑不语。

“假若公子不嫌唐突的话，在下想开门见山直言。”吕不韦一面观察嬴子楚的脸色试探着说。

“先生尽管道明来意，直说无妨。”嬴子楚仍然苦笑。

“公子对在下也许了解不多，但在下对公子的处境却是打听得非常清楚。”

“啊！”嬴子楚虽早已料到，但听到他这样直言不讳，仍然激动得全身一震。

“这次造府拜访，一来是感谢上次贱辰能得到公子移玉亲临，再则是为公子感到不平，想助公子一臂之力。”

嬴子楚注视着吕不韦，在他眼神中也看到了那股怜惜，但不知为什么，玉姬眼神中的怜惜使他感到温馨，而出现在吕不韦眼中，却令他觉得是无比的侮辱。

他语气僵硬地问：

“助我什么一臂之力？”

“光大公子之门。”吕不韦微笑着说。

“先生为什么不将这番心力用在光大自己的门楣上？”

“公子知道，商人绝不做没有利润的生意，光大公子之门，也就是光大在下之门。在下财富已足，就等着门楣了。”

“我原先还以为先生要的是巴蜀的盐、铁、铜、矿和秦国的兵器市场，”嬴子楚仍带讥讽地说：“想不到先生的雄心比这还大。”

“也许在下是越界了，”吕不韦又回复冷静地说：“但平时思富，富后思贵，是在下心情，也是人之常情。”

“这件事非同儿戏，我得考虑一下是否接受先生的好意。”嬴子楚心中



秦始皇嬴政

虽然一万个愿意和感激，但只要接触到吕不韦的眼神，就自然而然起了反感。

“这样也好，”吕不韦起身告辞说：“此事虽然得郑重考虑，但也是事不宜迟。据在下日前得到的消息，秦王近来年老体弱，在病榻上时间居多，一旦……”底下的话吕不韦没有说下去。

不过，赢子楚明白他要说什么，一旦有所缓急，安国君顺理成章继承大位。接下来就是要册立太子，他人远在赵国，宫内又没有奥援，当然没法和其他弟兄们争！

最使他感到震惊的是，这个消息吕不韦都已得到，而本国派驻赵国的使节却一点都未向他提起过，他一直以为祖父还健朗得很。

赢子楚心念急转，表面却装得不动声色，他告诉自己，和吕不韦这种大奸巨滑的商人打交道，他得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否则就会落入他设好的圈套。

吕不韦看他说话，自作结论，语气坚决地说：

“这样好了，明天酉时在下派车来接公子，并不一定要谈今天的事，只是小酌一番而已。”

“明天……”赢子楚沉吟不语。

“哦，这也是玉姬贤妹的意思，自贱辰那晚分别以后，玉姬时常提到公子，今天在下到府拜访，临行她还一再交代，务必将公子请到。”

“玉姬？贤妹？我还认为称‘姬’应该是……”赢子楚虽然力作镇定，但突然发亮的眼睛和激动的语气早将他内心的狂喜泄漏无遗。

“玉姬是楚人，从小父母双亡，卖到寒舍，五岁习歌舞，今年也二十岁了，十五岁那年在下才发现她的琴艺，欣赏她的才华，也可怜她的身世，因此一直是以弱妹看待的。玉姬是她歌舞班的名字，她原姓屈，据推算，应该和大诗人屈原大夫有点家族关系。”

“难怪唱《国殇》唱得那样动人。”

他们一边说话，不知不觉已到大门口，吕不韦临上车还问了一句：

“明天酉时，考虑的时间够吗？”

“一天一夜的考虑时间我想是应该够了！”赢子楚喃喃地说。

在知道玉姬怀孕后，吕不韦决定把她送给赢子楚。“秦公子到！”声音从大门、院子，一层层的由远而近，由轻微模糊到越来越清晰大声，男声、女声，像层层波浪逐渐转递过来。

“贤妹，你出去迎接公子进来。记住，贤妹，这就是今后我们之间的称呼。”他推着怀抱中的玉姬说。

“是，兄长。”玉姬摇摇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琴声悠扬，香烟袅袅。



玉姬那双令他神荡的凝脂玉手，或快或慢的在琴弦上移动，挑动的每根琴弦、跳出的每一个乐音，都会引起他心灵深处的共鸣，人间怎么会有这样美丽神奇的手？

偶尔，他将视线移转到烟雾围绕中她的秀脸时，他总会有种迷幻的感觉，他眼前坐的是人还是神仙？

她聚精会神的抚琴，偶尔也会有意无意的看他一眼，每逢目光相触，他全身都会一震，似乎遭到电击，而且是屡试不爽。

美酒、佳人，再加仙乐似的琴艺，这只应天上才有！

刚才，吕不韦和他推心置腹的畅谈秦国内部政情：秦王年迈体弱，性情逐渐变得乖张，积极向外侵略，是他不服老的象征，也是因他想在临死前看到更广大的秦国疆域。目前秦赵两国百万大军在长期对峙，迟早会突发战争。

他们讨论的结果，得出一个概要的行动计划。

第一步，赢子楚先在赵国造成声势，在吕不韦及燕太子的协助下，广结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形成他在赵国及秦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形象。然后再多纳门客，周贫济急，让这些江湖清客将赢子楚的贤名，由民间自然而然的传到秦王和安国君的耳中去。

第二步，由吕不韦买通华阳夫人左右，设法见到华阳夫人，动之以温情，使她能求安国君立赢子楚为嫡嗣，能够立为嫡嗣，则未来当太子的大势已定。另外以财货及恐吓双管齐下的方式，说动阳泉君在秦王夫妇面前说赢子楚的好话，因为太子立嫡，还得征求父王的核备。

第三步也是目前最紧急的一步——有鉴于秦赵两国的紧张情势，狡兔三窟，赢子楚不能不有应变的准备。虽然因为他要发动交际攻势，必须留在邯郸，但同时也要在邻近乡间营造一处紧急避难所，一旦秦赵发生战争，赵国想杀质子时，可以到那里隐匿。

一番深谈后，赢子楚对吕不韦可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设想周到，处处进逼，却步步都留有退路。他侃侃而论的时候，不像一个卑躬屈膝、唯利是图的商人，却像一个气吞山岳的天下宰割者。

假若他能就秦王位，吕不韦将是他的贤相能将，辅助他称霸天下，达成他维护天下和气的愿望。

不过现在，这些定国立君、治国齐天下的事，对他似乎那样飘渺遥远，微不足道，他眼中只有那一双让人心跳的手，以及偶尔相遇使他醉上加醉的妩媚眼波。

他忘掉了王孙应有的矜持，不知哪来的勇气，他站起来，蹒跚的走到吕不韦席位前，他举杯干了说：

“吕先生，这杯敬你！”



秦始皇嬴政

吕不韦赶快站起举杯回敬。

子楚自己将酒斟满，又举杯说：

“这杯对先生有所求，答应后我再干！”

“公子尽管说，不韦已将身家性命交托给公子，还有什么不能答应的！”吕不韦微笑地说。

“请将先生弱妹赐给赢子楚！”他很困难地挣扎出这句话。

“这件事在下不能完全作主，还得看玉姬本人的意思。”吕不韦装出拂然不悦的神色，看了玉姬一眼。

“铿”的一声，琴声突然停止，琴弦断了两三根。玉姬怒冲冲的走向屏风后门外。

赢子楚震惊得酒醒了大半，僵立在原处，不知该如何是好，口里不断喃喃说：

“她生气了，真的生气了！”

吕不韦反过来安慰他说：

“她虽然只是一名歌伎，但自小我就将她宠坏了，公子请先回座，我去看看她生的什么气。”

“都是我不好，失态失言。”赢子楚懊恼地说。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不是件坏事，我去问问。”吕不韦将赢子楚扶回座位上，他走出门外。

很久，他才带着微笑回来，在赢子楚身旁坐下说：

“没事了，玉姬刚才气的是公子不尊重她。”

“不尊重她？我怎么敢！我一直将她视如夫人。”赢子楚嗫嚅地说。

“她说她对公子自始就有好感，但公子应尊重她，不应有今晚这样轻率表示。”

“不错，不错，应该明媒正娶，按照规矩来，可是……”赢子楚想到正娶需待父亲批准，这要等到何年何月，而且要是知道她只是商人家中的一名歌伎，那更绝无希望。

“玉姬说，她也知道以公子的身份，明媒正娶困难重重，但她也不愿对自己委屈，她平生志愿就是嫁一个平民，过着一夫一妻白首到老的生活，而绝不委身为妾，所以算是和公子没有缘份，从此不要再见了。”

“吕先生，你说没事了，竟是这样的没事了？”赢子楚急得站了起来。

“公子别慌，还有下文，经过我一番劝说，她同意为了助公子图大业，不要因这件事感到挫折，她答应对外你以纳姬的名义接她过去，但对内要行正娶之礼，而且一生儿子，就要将她扶正，在此以前不得更娶正夫人。”

“当然，当然，只要她生了儿子，理所当然的能扶正。”赢子楚只要能得到她，此刻什么都会答应。



“那好，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玉姬自小孤苦，但我早就看出她与众不同，却未想到她将来要母仪天下，哈哈！”吕不韦得意的笑出惯有的爽朗笑声：“在下将以长兄为父的身份，陪一副丰富的嫁妆。”

“长兄为父，请上坐受妹婿一拜。”嬴子楚将吕不韦推坐在席位，真的纳头要拜。

“公子，这个玩笑开不得，虽然是一家人，君臣之礼不可失。”吕不韦说着拦住嬴子楚，自己反而纳头拜了下去：“今后玉姬还需公子多照顾，生长在商人家庭，不识大体，公子得海涵并加以教育。”

嬴子楚连忙扶起他来，只见他真的脸上挂满了眼泪，这使得他无限感动，暗暗发誓，他绝不负玉姬，更要善待吕不韦。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吕不韦以嫁妹的名义，广撒喜帖，商人女能作王孙妾，乃是一件高攀光荣的事，何况是唯一的姬妾，终有一天会扶正，所以接到喜帖的人也视同明媒正娶一样隆重，只是少了一些文定迎娶等繁文缛节。

赵国大臣宗室、各国使节，以及邯郸富绅大商全都到齐。

最尊贵的客人，当然还是以赵太子为首的公子团，他并且带来一份赵王的贺书，算是所有礼物中最贵重的。

也许是由于秦赵两国百万大军正在长平对峙，赵王在贺书中还特别提及这次的秦赵联婚，应该是两国和气的象征，言下暗示嬴子楚应为这方面努力。

吕不韦买下嬴子楚原来的住宅，加以装修一新，并送了童仆女婢数十名，作为玉姬的陪嫁。

他并暗中在离城三里的地方买下一处农庄，作为狡兔的第二窟。原来此处名为赵庄的地方，住着一位赵国地下势力领袖赵悦，他和吕不韦是生死之交。

赵悦交游广阔，上至朝中显要，下至市井英雄，他都一律同等看待。他为人重义气，轻钱财，急人之急，奋不顾己，受到赵国上上下下的尊敬。

在吕不韦的安排要求下，他收了玉姬为义女，承诺嬴子楚和她有难时，他会全力帮助。

同时，吕不韦以嬴子楚的名义到处送礼，结纳显贵、市井英雄和名流隐士。并且以大量钱财周老济贫，特别是各国因战祸逃到邯郸而生活无依的难民，他设粥厂，送棺木，请名医施诊送药，活人无数，可说惠及生死。

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嬴子楚虽是暴秦王孙，本人却是仁德才智兼备、一诺千金的英雄，假若能由他在秦国执政，绝对会消弭战祸，天下太平。

